

英国风格和近代男装的形成

文 / 杨道圣

摘要:英国伦敦成为近代以来男装时尚的中心,这同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尤其是民族特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查理二世把三件套确定为男装的固定样式之后,近代男装逐渐形成了色彩暗淡、风格固定、形式单一的特点。这种服装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古典传统的尊崇,同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对于自我形象的塑造所做出的现代努力。

关键词:男装;三件套;英国风格;古典风格;乡村贵族

谈到女装时尚,大家都会想到法国巴黎。巴黎自从路易十四以来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女装时尚中心,这一地位从未被撼动过。但近代男装却是在英国形成的,而从17世纪以来伦敦也一直是成为男装时尚的中心。巴黎与伦敦分别成为女装与男装时尚的中心,这与英法两国的民族特性是分不开的。一位时尚历史学家这样评论法国女性与时尚的关系“优美、活泼、我们还必须加上任性,这三个是法国女人最突出的性格。我们几乎很少例外地会看出由可爱的乡下女人制作的服装样式上的品质或缺陷。无论是一位农妇、城里人、女工还是女爵,每一个城里的和乡村的法国女人都会不加掩饰地以自己的服饰来表现自己。她要取悦于人的天生的渴望使她特别反对长时间穿某一特定的服饰。她在为自己的服装发明新奇的饰物以增加其魅力上特别具有天分。她以镶边、蕾丝、珠宝、如果需要,还用花来装扮自己,使她自己具有挡不住的魅力”。^[1]那么英国男性和近代男装的形成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近代男装的形成以弗吕格格所说的“男性的伟大放弃”为标志。他说18世纪末,“服装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之下,但这一事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男人放弃了各种更鲜艳的,华美的,更精巧的、多样的装饰,将这些完全留给女人去使用;而将自己的裁剪变成最阴郁、简朴的艺术。在裁剪上,这一事件确实可以被称为‘男性的大放弃’。男性放弃了自己对于美的要求,而仅仅专注于实用。就服装对于男人仍然很重要而言,他最大的努力也仅仅在于‘正确地’穿着方面,而非优雅地或复杂地穿着。在此之前,男人一直在服装的华丽上与女人

竞争,女人唯一的特权在于低颈露肩,和其他形式的对于身体的色情展示;此后,一直到今天,女人享受到了成为唯一拥有美和华丽的角色特权,甚至仅仅在裁剪的意义上也是如此”。^[2]

大卫·库查他(David Kuchta)指出:“18世纪后期的‘男性的大放弃’起源于一个比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更古老的政治和社会的进程——贵族对于为光荣革命后出现的文化合法化的男人的新观念的反应。而中产阶级对于非夸耀性消费观念的接受只是对于17世纪后期的一个进程的延伸。这个进程首先是以庄重的三件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此后,三件套成为上层男性精英的象征。^[3]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男性与简洁持续的联系中,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男性大放弃’只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过程的衰弱形式。当美国出生的铜板雕刻师杰姆斯·玛考姆(James Malcolm)看到1808年英国人的男装时,他见证了一个渐进但却深刻的变化:“男装几乎不可觉察地从正式转向休闲。这只是通过改变服装的裁剪而造成的影响:布料和过去的一百年以来的都是一样的;但色彩更暗淡了”。^[4]与18世纪相关,19世纪的男装很明显地更暗淡了。但产生这种新的暗淡的过程几乎是觉察不到的,因为在1808年,放弃作为一个过程就不再是什么新东西。新的东西是将男性的放弃更加向前推进的政治和社会的动力。库查他将三件套出现的时间精确地确定在1666年10月,英王查理二世把三件套宣布为男性永不更改的服装,从此就终结了传统华丽繁复的男性贵族服饰的形式。

拉弗引用了当时的三个人的日记来说明这一历史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时尚研究项目》(AJ2006-11)

作者简介:杨道圣,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细节。他指出,查理二世做出这项决定与当时的伦敦大火和瘟疫有关,因为查理二世1660年刚从巴黎回来时,也带回了法国的时尚,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家菲尔豪特(F·W·Fairholt)说“品味和优雅为奢侈和愚蠢所取代;在查理一世时已达到如画的辉煌灿烂的男装,自此败坏衰落了”。在伦敦大火之后不久,瑞吉(Rugge)于1666年10月11日的日记这么记载:“这个月,陛下和他的整个宫廷都改变了他们的服装时尚:一件粉色布料的贴身上衣,以白色塔夫绸衬里,长及腿肚,外面是一件胸前分开的外套,松松地披在马甲上面,比马甲要短六英寸。西班牙样式的及膝裤,由布和皮革做成的半高统靴,这些与马甲及外套的颜色都是一样的”。^[5]派皮(Peppy)在他1666年10月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王上昨天在议会里宣布了他对于一种服装时尚的确立,这一时尚他将不会再改变”,10月15日他又评论道:“今天王上穿上了他的马甲,我还看见国会和议院的几位高级大臣,穿着贴身的黑色布料的上衣,以粉白丝绸衬里,外面穿一件外套;腿部有黑色丝带做成的花边,使其看起来像鸽子的腿。看到这整体的形象,我希望王上能够保持不变,因为这确实是一套优美漂亮的服装”。^[6]爱维林(Evelyn)10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评论:“对于宫廷而言,这是陛下第一次严肃地穿上东方样式的马甲,将紧身上衣、硬领、带子和斗篷改变为标致的波斯样式的服装;把腰带、皮带、鞋带和袜带变成了搭扣,其中一些还镶嵌上精美的宝石,并且决定不再改变,将很久以来让我们花费巨大并召来指责的法国时尚弃之一边”。^[7]

由查理二世确定的英国男装可以说是现代男装的开端,它使得性别成为此后时尚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库查他说,“自从1666年,男性贵族就一直同服装上的适当和简单相联系,而将时尚作为越来越女性化的领域而远远避开。查理二世的服装宣告了男性美学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同长期坚持复杂的展示与高级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相对立的时代。现在,男性的节俭是对精英地位的展示。伴随三件套的是,将复杂的服装消费看作是男性气质不合的观念仍然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英美传统中,‘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被用来将不合法的行为同精英阶层较含蓄的消费行为区别开来”。^[8]他认为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后来发展成辉格党的乡村贵族反对宫廷华丽的服饰,认为这是女人气的,这种奢侈的时尚使得英国宫廷的贵族过于女性化而不

适合统治国家;二是英国的清教徒把俗艳与天主教的教皇制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把仪式看得比实质更重要,而要发展出一种新的绅士行为的理想,把风格上的庄重看作绅士的美德;三是17世纪后期,商业的发展使得英国贵族把生产和节俭当成经济和道德的标准,鼓励男性消费者购买英国本土生产的羊毛布料服装而放弃国外进口的丝绸制品。

安妮·霍兰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赞成以上的说法,她也注意到:“17世纪下半期,特别是60年代到90年代,男女之间服装审美观念上的距离开始拉大。原先的男女服饰之间的密切关系被改变了,这一变化预示了服装现代化的开始”。^[9]但霍兰德虽然也说1660年以后出现了和传统男装非常不同的新样式的男装,但她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具体原因出现于1675年,这一年路易十四批准成立专门制作女装的女裁缝行会,这一事件的影响是:“整个服装流行样式逐渐被划分为备受尊崇的男装和轻浮的‘流行’女装……这一变化是男女两性服装之间分化的开始,它影响了整个18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而且还在持续”。^[10]

对于当时服装制作体制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事件的影响。在旧制度下,服装的制作和销售被限制在由行会复杂细致的规定的工具所决定的特定渠道之内。为了做一套衣服,需要从布料商那里购买布料,从绸缎商那里购买配件和饰品,然后将这些交给裁缝。裁缝会量身,然后按照顾客的地位所规定的标准和行会为裁剪所制定的规则来做。比如服装制作者被禁止贮存和销售布料,正如丝绸商被禁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作服装一样。一般说来,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小规模的销售是同手工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手艺人就是商人,反之亦然。然而,在服装生意中,供给者被严格地同生产者分开,对这种分离予以保证的规章如此细致,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在不同的手工艺之间的持续的斗争,每种手工艺都受到严厉的限制,同时又嫉妒地保护自己,反对竞争者的入侵。在1675年,当裁缝被赋予权利建立行会时,皇家的法律提到:“考虑到女人和女孩的庄重与合宜,她们应该由同性来装扮”。^[11]

但直到1781年,女人和孩子胸衣的制作还都是那些大的裁缝行会的特权,男性对此种合适性总是不信任的。他们认为这些商店里存在着某种含混的色情,因为裁缝可以看到甚至接触到顾客的身体。由于包括设计、量体、剪裁和缝制这些重要的裁缝的技术一直以来主要是由男性来承担的,而女性则只是做一些诸如缝

接、装饰之类辅助的活儿。所以当男女裁缝行会分开以后,男性服装会遵循传统的裁剪技术稳定地向前发展,一方面特别注重裁剪工艺,另一方面不会出现太多的装饰性因素和变化;女装现在虽然主要由女性裁缝制作,但那些特别需要裁剪技艺的部分还是需要由男性来完成,比如胸衣;而女性裁缝所做的主要是很少需要裁剪技艺的布料安排、打褶、装饰等;这样女装的外观因而越来越强调外观一时的新奇效果,因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变化。这就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十八世纪为什么就出现了所谓的“男性的大放弃”。^[12]当然,她也指出,除此之外,战争期间士兵简洁的服装样式以及新教教义的影响也是两个重要原因。上述种种的因素虽然都能解释男女时尚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男装时尚具体风格的形成。安妮·霍兰德一贯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的服装是对于艺术所塑造的理想身体形象的模仿,则指出了18世纪以来男装风格变化的原因。

我们前面提到了新古典主义对于女装时尚的影响,霍兰德认为,这一因素在男装时尚中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建筑和雕塑领域越来越多地采用古典艺术的法则和造型,特别在英国民众亲眼目睹了希腊雕塑的作品之后,希腊雕塑所表现的男性的理想身体,尤其是阿波罗雕像在18世纪后期已经成为男性立式肖像的范本了。现在,完美的身体构造是真正自然的身体构造:“线条清晰的四肢、头部和腹部、臀部以及胸部的肌肉”,是一种“古典的自然裸体”。关键的是这种身体理想同当时的启蒙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然、理性、平等、自由的思想观念是非常一致的。这样,外观就不纯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且是同一个人的品格和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女装可以以细棉布长裙直接披挂在女性的身体上,创造出自然的女性的形象,这也是女性裁缝所擅长的,就是对于布料的简单缠裹;男性裁缝虽然想追求同样的效果,但他们并未放弃自己传统的裁剪的技巧,他们是要通过裁剪的技艺来使“虚饰的、使用假发的、洛可可风格的男人转变成为高贵的、古典风格的、自然的男人”。^[13]霍兰德指出,最适合裁剪的布料是毛织品,因为毛织品柔软,富有弹性,在经过“充满想象力的剪裁、压平和精心操作之后,毛织品便可以按照裁缝的意愿拉伸、缩短和卷曲了,一切都可以根据着衣者的体型和运动特点来,不带丝毫的折扣和卷纹”。^[14]在当时,这种毛织品是英国的特产,英国的男性裁缝就是在对于这种毛织品的长期的操作中发展出精湛的裁缝技巧的。新的理想身体所要求的男装

对于英国的裁缝而言只是通过改造当时乡村贵族的服装就可以轻易的实现了。因为当时乡村贵族的服装已经具备了所需要的新式服装的几乎所有的要素:外套、马甲、马裤、衬衫和领结。只不过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改造,使其从乡野的环境进入的宫廷和城市之中而已,由此而形成的现代男性服饰。“由于线缝和布纹的简单平易,使着衣者看上去诚实可靠;由于完美的剪裁、合体匀称的比例,使着衣者看上去有一种理性的外观,同时有一种不事修饰的美感。^[15]这种服装口味的变化出现在这么一个充满着变化的时代,尤其是从贵族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转化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想到品味和风格里所承载的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英国贵族之所以成为现代男装的发起者是同英国特定的社会状况相关的,爱默生谈到英国人的特性时说到:“英国人的民族情趣并没有引导他们向往皇家的奢侈生活,而是确保了他们家庭生活的舒适和独立。贵族因偏爱乡村生活而著称,他们名为显赫家族,但他们往往不住在伦敦,只是偶尔前来小住,观赏戏剧而已。他们世代代把自己的爱好和劳动都倾注在农庄的建筑、种植和装饰上”。^[16]这和一心向往宫廷生活的法国贵族完全不同,拉弗指出:“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英国的上层阶级不愿像法国人一样出于奉承而围绕于宫廷周围。他们宁愿在自己乡间的领地上打发自己的时光。在像打猎这一类的积极的活动中,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一种和被看作欧洲之都的时尚完全不同的简单的服装形式。他们放弃了服装上的装饰而采用一般的布料,取消了袖口和领口的花边,丢掉了腿上白色丝绸袜,穿上了结实的靴子。并且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以原始形式的‘礼帽’代替了非常普遍的三角帽”。^[17]英国的上层贵族本来想以这样的服装风格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以这种服装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将其他阶层的男性、女性以及在着装上具有女性色彩的男性排出在政治的领域之外,但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这种同样的服装理念却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来反对贵族政治的合法性。

库查他把18世纪以来形成的男装称为一种“管形集合”,“这种显著的管形集合似乎永久地凝固了。对此的接受以及逐渐用普通布料代替像锦缎、丝绸、天鹅绒、花边之类的华丽、昂贵、复杂的织物,用单色,黑色代替明亮的、多样的颜色,19世纪的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服装道德。资产阶级服装的这种坚硬、朴素的禁欲主义因此将男性和女性完全区分开来。资产阶级从古

代的传统中获取这些要素,它们可以追溯到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宫廷中扣得很严实的服装。这种服饰后来传到16世纪的佛兰德斯。之后为宗教改革者、克伦威尔的跟随者、清教徒以及贵格派所接受,当它发展成一套服装体系,又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参照和象征。资产阶级在摧毁皇权的专政,赢得议会的权力之后,就支持这种对于色彩的取消,为的是放弃那种被等同于贵族的愚蠢傲慢的多彩豪华的织物和服饰。象暗绿、暗蓝、暗灰,尤其黑色,它们都弃绝色彩以及色彩强调的区别。这种对于色彩的取消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表明一个新的社会次序已经形成了”。^[19]在外观和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可能会被认为是附会的,但贵族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外观的看法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贵族能够欣赏他身体的积极的形象,而资产阶级却不能。灾害威胁身体:疾病、丑陋、以及甚至其成功的肥胖都不能从心灵中消除的缺点。身体不像以前那么被强调。姿势变得保守,而摆姿势成为荒谬。花边、珠宝、拉夫领、鼻烟盒、宝剑、吊袜带以及鞋带扣都随礼仪老师一起消失。衣帽间里只剩下礼帽、手杖和手套,不再有什么饰件用于提供姿态的优雅,用一只手拿,或者支持所需要的朴素的标记”。^[19]

如果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前期,对于一种简洁、沉郁外观的强调确实是英国的贵族所特有的,具有一种地方性色彩。但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这种外观就在整个欧洲具有了一种阶级性。很多历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比如福克斯提出:“资产阶级的服装首先出现在英国,犹如宫廷服装当年诞生于西班牙一样,因为英国首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如西班牙当初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一样。不过,只是在法国第一帝国崩溃之后的时代,其主要线条至今仍在男装和女装中常常可以见到的那些服装式样中才鲜明地显露出来”。^[20]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趣味成为所有追求理性规则的欧洲人一致赞扬的典范;因为英国的艺术并没有用来加强那些神化的统治者的权力和光荣”。^[21]文明史家克拉克也提到:十九世纪的英国对欧洲的外观上的影响有两大影响,一是英国式庭园,一是男子的服饰。^[22]

这种男装时尚甚至改变了法国时尚一统欧洲的地位,法国人也开始接受英国男装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英伦癖”。夏农(Brent Alan Shannon)指出:“法国出现于1770年的‘英伦癖’(Anglomania)在威灵顿(Wellington)战胜拿破仑之后得到强化。1889年有杂志宣称:‘巴

黎人不再领导男装时尚,所有关于男人时尚的观念都来自于英国。1892年的《最好着装男士行为手册》提到,在英国女人仍然奴隶般地跟从法国时尚之时,英国男人更偏爱本土的风格。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以后,法国永远失去了在服饰上的优越性,因为英国社会越来越多地选择支持伦敦的裁缝和服装制作者,而不再到巴黎进行曾经风行的一年一度的旅行”^[23]。以至于人们感到非常诧异:曾经以自己富有、辉煌、丰富的民族服装令世界目眩的法国人怎么竟以这种破烂的、清教徒的、简朴的服装而告终。正如库查他所说的:“对于炫耀和色彩的放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英伦癖。新的服装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以及社会的合法性。服装重新肯定了节俭、努力、保守和‘自我控制’。这是资产阶级‘尊严’的基础。他们将对于色彩的道德上的拒绝同政治上的拒绝结合在一起。鲍德里亚说色彩的世界是同价值的世界是对立的。雅致消除了外貌,以致存在能够被揭示出来。黑色、白色和灰色,这些是对于色彩的否定,却又成为尊严、控制和道德的标准’。理论上,资产阶级僵硬的黑色套服,就如一个教士的服装,掩盖了或消除了身体,允许穿者远离身体,抛弃身体,忘记它的尴尬或不合适的表现。衣服就如戈蒂耶指出的,变成了‘一张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愿脱下的一层皮。衣服与人相连就如动物的毛皮一样,因此现在身体的真正形式反倒给遗忘了’”。^[24]

参考文献:

- [1]法国时尚史[M].第3页.
- [2] The psychology of Clothing The Hogarth Press LTD[M].1950,第111页.
- [3] David Kuchta.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M]. England, 1550-1850.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ociety and Culture[M].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第163页.
- [4][8][11][18][19][24] the three pieces of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M].第164.2. 36.32.36.36页.
- [5] James Laver Costume and fashion[M].Thames and Hudson world of art,1982,第113页.
- [6][7][17]custome and fashion[M].第114.114.150页.
- [9][10][12][13][14][15]安妮·霍兰德.性别与服饰[M].东方出版社,第73.74.75-77.95-98.101.103页.
- [16]爱默生.英国人的特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 [20]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M].辽宁教育出版社,第160页.
- [21][22]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265.441页.
- [22] Civilization[M].第127页.
- [23] Brent Shannon.The Cut of His Coatm [M].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第2页.

(收稿日期:2012年8月10日)